北齊書

三

北齊書九

列傳第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穆后

神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贈司徒内干之女也少明悟強族多聘之竝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眞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己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及拜渤海王妃閨闈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妒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常將西討出

師后夜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
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
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歎良久沙
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
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獺失
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茹茹欲娶其女而
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
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
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己出躬自紡績人賜

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
達其餘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毋言有材當用義
不以私亂公文襄嗣位進爲太妃文宣將受魏
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爲皇太
后宮曰宣訓濟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尚書令
楊愔等受遺詔輔政踈忌諸王太皇太后密與
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下令廢立孝昭即位
復爲皇太后孝昭帝崩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
太寧二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舉用巫媼言改

姓氏四月辛丑崩於北宮時年六十二五月甲
申合葬義平陵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
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
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
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
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謠
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
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帝女進白袍帝怒
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於昆

季次實九蓋其徵驗也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靜帝之姊也孝武帝時封馮翊公主而歸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為世子三日而孝靜帝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疋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次生兩公主文宣受禪尊為文襄皇后居靜德宮及天保六年文宣漸致昏狂乃移居於高陽之宅而取其府庫曰吾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其高氏

女婦無親疎皆使左右亂交之於前以葛爲絙
令魏安德王騎上使人推引之又命胡人苦辱
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群下武平中后崩祔葬義
平陵
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
甚美初爲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
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爲天下母宜更擇美配
楊愔固請依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
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勳貴之援帝竟不

從而立后焉帝好捶撻嬪御乃至有殺戮者唯
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爲可賀敦皇后孝昭
即位降居昭信宮號昭信皇后武成踐祚逼后
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
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耶姊
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慙由是生女不舉
帝横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對后前
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撾撻之號天
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漉投諸渠水良久乃蘇

犢車載送妙勝尼寺。后性愛佛法，因此爲尼。齊亡入關，隋時得還趙郡。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初爲常山王妃。天保末，賜姓步六孤。孝昭即位，立爲皇后。帝崩，梓宮之鄴，始渡汾橋，武成聞后有竒藥，追索之不得，使閹人就車頓辱。降居順成宮。武成既殺樂陵王，元被閟隔，不得與家相知。宮闈內忽有飛語，帝令撿推，得后父兄書信，元蠻由是坐免官。后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帝作相，放還山東。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選為長廣王妃產後主日鴞鳴於產帳上武成崩尊為皇太后陸媼及和士開密謀殺趙郡王叡出婁定遠高文遙為刺史和陸諂事太后無所不至初武成時后與諸閹人褻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此與后姦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床於獻屋

璧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內殿託以
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以獻爲昭玄統僧徒遥
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爲太上者帝聞太
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悦而召
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并殺元
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
后還鄴至紫陌卒遇大風舍人魏僧伽明風角
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急彎弓
纏矟馳入南城令鄧長顒幽太后北宫仍有勅

內外諸親一不得與太后相見久之帝復迎太后太后初聞使者至大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叙鄭莊公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爲愧齊亡入周恣行姦穢隋開皇中殂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爲皇太子妃後主受禪立爲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悅光詐稱生男爲之大赦光誅后廢在別宮後令爲尼齊滅嫁爲開府元仁妻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儀之道深以爲愧欲求悅後主故飾后於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立爲弘德夫人進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媪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孝徵請立胡昭儀遂登爲皇后陸媪既非勸立又意在穆夫人其後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言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太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喚后出立剃其髮送令還

家帝思之每致物以通意後與斛律廢后偵召
入内數日而鄭不守後亦改嫁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
輕霄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
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欽道女子也小字
黄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妬黥輕霄面爲宋字欽
道伏誅黄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宮内稱爲
舍利太監女侍中陸太姬知其寵養以爲女薦
爲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於時後

主未有儲嗣陸陰結待以監撫之任不可無主
時皇后斛律氏丞相光之女也慮其懷恨先令
母養之立為皇太子陸以國姓之重穆陸相對
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
立為皇后大赦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城
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王后璽蓋石氏所作
詔書頒告以為穆后之瑞焉武成時為胡后造
真珠裙袴所費不可稱計被火所燒後主既立
穆皇后復為營之屬周武遭太后喪詔侍中薛

孤康買等爲弔使又遣商胡齎錦綵三萬疋與弔使同往欲市真珠爲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然而竟造焉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杯酌陸息駱提婆詔改姓爲穆陸大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既以陸爲母提婆爲家更不採輕霄輕霄自療　欲求見太后陸媪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列傳第二　北齊書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浟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淯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王洽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淯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爾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浟華山王

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爾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馬氏生漢陽敬懷王洽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時問於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荅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拘

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爲務元象中封永安郡公亶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爲文襄所愛文宣性雖懦每參文襄有時涕出浚常責帝左右何因不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爲青州刺史頗好畋獵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爲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祚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

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衡八年來朝從幸東
山帝裸裎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
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
遵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
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
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
疾不至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
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
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

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嘿然浚等聞之呼長廣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爲諸王所傾服帝恐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塡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爲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

軍功見用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酖馬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勑與離絶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浟第二子準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爲王歷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爲太傅與彭城河間王並給仗衛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寛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酖終還葬鄴贈假黃鉞太宰錄

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湝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湝書見湝筆迹未工戲湝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湝正色答曰昔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部内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

吏行遊往來皆自賫粮食潋纖介知人間事有濕汲縣主簿張逵嘗請州夜投人舍食鷄羮潋察知之守令畢集潋對衆曰食鷄羮何不還價直也逵即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潋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

滄州日擒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溉乃詐
爲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
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
被偷溉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
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内無盜政化爲當時第
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别悲
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
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
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疏薄溉

重其意爲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滌未朞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戚乃詣閤諮陳滌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戚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戚爲言脩等慙悚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錄

尚書事澂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
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即
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子兼右僕射魏收之内妹
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
昂收故崔遂獲免澂擿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
自車駕巡幸澂常留鄴河清三年二月群盜田子
禮等數十人謀劫澂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澂第
至内室稱勑牽澂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
澂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

湝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湝頭持去惡之
數日而湝見殺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
給轀輬車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
傑俶儻不群雖在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
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
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耳故
讀書頗知梗槩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
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讙驚

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
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
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
下輕薄凌犯郡縣爲法司所糺文宣戮其左右
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
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
録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
後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爲黑衣故也是時文宣
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是黑莫過漆帝

以渙第七子爲當之乃使庫眞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勑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修餙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

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
闈汝是誰家孰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
洒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淸二年襲
爵位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淯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
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
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
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
藝淸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

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無子詔以常山王
演第二子亮嗣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
文學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
奔鄴亮從焉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
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
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
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受儀同分配遠邊
卒於龍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

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常令湝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録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平正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城外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刼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為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湝頻牧

大藩雖不潔已然寛恕爲吏人所懷五年[illegible][illegible]
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
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
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晉陽使劉
子昂修啟於湝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群公勸迫
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
此啟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湝啟竟不
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
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湝並

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
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
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
妻子將至鄴城湝上馬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
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蓬首
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隋開皇三年
表請文帝葬湝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
十年稍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帝

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
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
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擢拜晏之爲徐
州刺史文宣崩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
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爲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
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
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黃鉞太師司徒録尚書事
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

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恍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爲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黄鉞太尉録尚書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録尚書凝諸王中最爲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

王洽女也與倉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
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
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
大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
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及長廉
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摘發隱偽姦吏無所匿其
情開府王迴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
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

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勑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之常情鼠輩欲相輕間構曲生眉目於是廻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尋爲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領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爲定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

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

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爲後

列傳第二　北齊書十

此卷與北史同



列傳第三　　北齊書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為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勅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

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棊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斆處處營造武成常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廠及士開皆側目士

開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
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尒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
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
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
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擸之於車至西華門
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録尚書事子弘節
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頴川王
斌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爲太妃
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

後宋太妃爲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眞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兵趣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

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珍寶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旣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耶孝瑜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

此猜疑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爲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

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葬山東從之尋卒令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

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冑將出帝使追還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宣世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内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鷄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

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以奏聞不從帝聞使搜之得鎮庫矟幡數百帝聞之以為反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撾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為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

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頴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

摠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
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
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
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
旣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荅相願曰豈
不曰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
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
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術相願
曰王前旣有勳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

家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
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
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
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鴆
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顔長恭曰天顔何由得見
遂飲藥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爲
將躬勤細事毎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
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
及討定州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

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士深二十以安之嘗入
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
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為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
有千金責券臨死日盡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
也延宗幼為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
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
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
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為定州刺

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豬糝
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
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
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
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
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
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
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
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

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亦甚又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訐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撾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巳入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摠山西兵事謂

曰并州阿兄自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將率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墻盜起疆埸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祗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

陽王和阿于子右衞大將軍段暢武衞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笑之乃嚇然奮發氣力絶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覆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咽衆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周軍特

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
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
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
齊王於城北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
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
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阿于子段暢
以千騎投周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
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
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齊人從後斫刺死者

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焉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鬚者不得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内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

還攻東門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馬絶壁臨水忽有黒書見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爲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見兩日相連置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勑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

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旣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彊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傅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遥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皆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起收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

人曰我保定中爲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床坐太守鄭道蓋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幼長皆有

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列傳第三　　北齊書十一

此卷與北史同

北齊書十二

列傳第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彦德

城陽王彦基

定陽王彦康

汝南王彦忠

汝南王彦理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顔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你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遊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辨才爲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後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羣小同飲擅置内參

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幷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揔管此地齊之重鎭諸勇士多聚焉前卒長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便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幷州至新

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一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太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隷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

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己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

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
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渤海封孝
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
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
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
性麤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廄閉門拒之
紹義初爲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

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
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
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在晉
陽羣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
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
位於武成幷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
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

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嘗作數勑字德胄封以奏帝乃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勑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

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
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屍緋袍
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内參竊言百年太
子也或言太原王昭德詔以襄成王子白澤襲
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彦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
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
故得不死隋開皇中卒幷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
彥忠與汝南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
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
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幾樂平王仁
邕頴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楊王仁直東海王
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景
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

正嫡故貶焉第二子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洽
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為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
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欻然斫殺數
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為司徒冀
州刺史好裸人使踞為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
轉定州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遊
獵無度恣情彊暴云學文宣伯為人有婦人抱
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
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

後主聞之詔鏁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諸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為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搤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

曰乃大歛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
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
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齊立妃鄭氏爲周武帝
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
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
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
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
路行王公皆遥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

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寖絕
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宮出將
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
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
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
不得入自言奉勑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
帝大笑以為善更勑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
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光殿以視事諸父皆拜
焉帝幸幷州儼常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

陽乃還王師羅常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
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爲之下
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
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氷早李還怒曰尊兄已
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
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常患喉使醫
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懦何能率左
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
有廢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

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
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
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
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
宮五日一朝不復得每日見太后四月詔除太
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
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
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
曰殿下被䟽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百

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勑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勑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

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寔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鳳珍宅上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

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
不入辟彊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帝
殺楊遵彦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
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
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
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
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
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
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

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
帝駐馬橋上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
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前請帝曰
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
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辮頭良久乃
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
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
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勳貴子弟恐
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

有羞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為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轝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

大將軍趙元佁誘執儼元佁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佁爲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袂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二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

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

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
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且暴位清都
尹次河西王仁幾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
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
瘖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
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
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

威以廓為光州貞為青州仁英為冀州仁儉為
膠州仁直為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
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從蜀
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修其本宗
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
善德次買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
夭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
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閒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覆敗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士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匿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王心識去矣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

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玄莫効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絶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列傳第四　北齊書十二

此卷與北史同

列傳第五　北齊書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撰

趙郡王琛 子叡

清河王岳 子勱

趙郡王琛字永寶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匡天下中興初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既居禁衛恭勤慎密率先左右太昌初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封南趙郡公食邑五千戶尋拜驃騎大將軍特進開

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永熙二年除使持節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誠撫納拔用人士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高祖將謀內討以晉陽根本召琛留掌後事以爲并肆汾大行臺僕射領六州九酋長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決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高祖後庭高祖責罰之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幽殷并肆雲朔十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

州刺史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平天統三年又贈
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録尚書事冀州刺史進爵
爲王配饗高祖廟庭子歡嗣
歡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爲高祖
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孃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
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
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
戲語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歡因問
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爲怪疑其感疾欲命

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鼈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為休務一日叡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十歲喪母高祖親送叡至領軍府為叡發喪舉聲殞絶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婁皇后慇懃敦譬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象長齋至于骨立杖

而後起高祖令常山王共臥起日夜説喻之并
勑左右不聽進水雖絶清漱午後輒不肯食由
是高祖食必喚歆同桉其見愍惜如此高祖崩
哭泣歐血及壯將爲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
之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所嫌
而精神不樂歆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
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
爲之憫默勵己勤學常夜久方罷武定末除太
子庶子顯祖受禪進封爵爲南趙郡王邑一千

二百戶遷散騎常侍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二年出爲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叡留心庶事糾擿姦非勸課農桑接禮民儁所部大治稱爲良牧三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氷室每歲藏氷長史宋欽道以叡冐犯暑熱遂遣輦氷倍道追送正值日中停軍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

氷者至咸謂得氷一時之要歔乃對之歎息云
三軍之人皆飲温水吾以何義獨進寒氷非追
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
感悦遐邇稱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
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飢病
多致僵殞歔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
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強弱相持遇善水草即
為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四焉七
年詔以本官都督滄瀛幽安平東燕六州諸軍

事滄州刺史八年徵斂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斂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𨫼鍤裁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車駕幸樓煩斂朝於行宮仍從還晉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除斂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斂後因侍宴顯祖

從容顧謂常山王諱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
不吾用此長史何如諱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
賢禮物須拔進居蟬珥之榮退當委要之職自
昔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帝曰吾於此亦自謂
得宜十年轉儀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如故
尋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太子太保皇
建初行并州事孝昭臨崩預受顧託奉迎世祖
於鄴以功拜尚書令別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
子太傅議律令又以討北狄之功封穎川郡公

復拜尚書令攝大宗正卿天統中追贈叡父琛
假黃鉞毋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華陽長
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
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
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突厥嘗
侵軼至幷州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叡節
度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宗正卿進拜太尉監
議五禮叡以典朝政清貞自守譽望日隆漸被
疎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

世祖崩葬後數日歆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
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
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
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歆正色不許數日之內
太后數以為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歆
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歆曰吾國家
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擾非吾
志也況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沖豈
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

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
國家大事非爲危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
一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床以臂壓叡
良久遂失所在叡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
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爲太后所殺旦欲入朝
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
稷事重吾當以死效之豈容令一婦人傾危宗
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
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

勿入慮有危變斂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斂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寃惜之朞年後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謚焉子整信嗣歷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好學有行檢少年時因獵墜馬傷腰脚卒不能行起終於長安琛同母弟惠寶早亡元象初贈侍中尚書令都督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十州都督封陳

留王諡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

清河王岳字洪略高祖從父弟也父飜字飛雀魏朝贈太尉諡孝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也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沈深有器量初岳家于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甞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移高祖於別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歸報

高祖後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
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共圖大
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中興初除散騎
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高
祖與四胡戰于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
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
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
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衛封清河郡公食

邑二千戶母山氏封爲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時爾朱兆猶據并州高祖將討之令岳留鎮京師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僚屬論者以爲美尋都監典書復爲侍學除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詣京畿時高祖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疾衣不解帶及

遭喪哀毀骨立高祖深以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興和初世宗入總朝政岳出爲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驃騎開府儀同如故三年轉青州刺史岳任權日久素爲朝野畏服及之爲藩百姓望風讋憚武定元年除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得綏邊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并治療疾瘳復令赴職及高祖崩侯景叛世宗徵岳還并共圖取景之計而梁武帝乘間遣其貞陽侯明率衆於寒

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爲掎角聲援岳總帥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臨陣擒明及其大將胡貴孫自餘俘馘數萬景乃擁衆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回軍追討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六年以功除侍中太尉餘如故別封新昌縣子又拜使持節河南總管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王思政於長社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爲思政所獲關西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甚有謀

算城不没者三板會世宗親臨數日城下獲恩
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世宗以爲已功故賞
典弗弘也世宗崩顯祖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
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封清河郡
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
師司州牧五年加太保梁蕭繹爲周軍所逼遣
使告急且請援冬詔岳爲西南道大行臺都統
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六年正月師次義陽遇
荆州陷因略地南至郢州獲梁州刺史司徒陸法

和仍剋郢州岳先送法和於京師遣儀同慕容
儼據郢城朝廷知江陵陷詔岳旋師岳自討寒
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績威名彌重而性華
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鍾諸王皆不及
也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
禮甚薄歸彥內銜之而未嘗出口及歸彥爲領
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彥密構
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帝曰
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爲永巷但唯無闕耳顯

祖聞而惡之漸以疎岳仍屬顯祖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喚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懸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彥就宅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爲數日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爲賜鴆也朝野歎惜之時年四十四詔大鴻臚監護喪事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趙幽濟七州諸軍太宰太傅定州刺史假黃鉞給轀輬車賵物二千段謚曰昭

武初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幷畜戎器儲甲千餘領世宗之末岳以四海無事表求納之世宗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固不許及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于武庫至此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世宗廟庭後歸彥反世祖知其前譖曰清河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毀之間吾骨肉籍沒歸彥以良賤百口賜岳家後又思岳之功重贈

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勱嗣
勱字敬德夙智早成爲顯祖所愛年七歲遣侍
皇太子後除青州刺史拜日顯祖戒之曰叔父
前牧青州甚有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
心無墜聲績勱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
雖竭庸短懼忝先政帝曰汝既能有此言吾不
慮也尋追授武衛將軍領軍祠部尚書開府儀
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內改封樂安王轉侍中
尚書右僕射出爲朔州行臺僕射後主晉州敗

太后從玉門道還京師勑勤統領兵馬侍衛太
后時倖幸閹寺猶行暴虐民間雞猪悉放鷹犬
搏噬取之勤收儀同三司苟子溢徇軍欲行大
戮太后有令然後釋之劉文殊竊謂勤曰子溢
之徒言成禍福何容如此豈不慮後生毀謗耶
勤攘袂語文殊曰自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
委政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衂今西寇已次并
州達官多悉委叛正坐此輩專政弄權所以内
外離心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斬此卒明日及誅

亦無所恨王國家姻婭須 同疾惡返爲此言豈
所望平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恟懼無有
鬭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勱因奏後主曰今所
翻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貳請追五品
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即退
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
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
後主卒不能用齊亡入周依例授開府隋朝歷
楊楚光洮四州刺史開皇中卒

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蓋
以通塞有期汙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
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
處藩屏之地而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
跗萼之親當顧命之重高揖則宗社易危去惡
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德同此貞心踐畏途
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
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
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清河

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或成準業顯
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高下天保在
辰易生悔咎固不可掩其風烈適足以彰顯祖之
失德云

贊曰趙郡英偉風範凝正天道無親斯人斯命
赫赫清河于以經國末路小疵非為敗德

北齊列傳第五　北齊書十三

列傳第六　　北齊書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弟長弼

襄樂王顯國

上樂王思宗　子元海

平秦王歸彦

武興王普

長樂太守靈山　從兄伏護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寛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以盛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黄鉞太尉太師録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高昂失利退永樂守河陽南城昂走趣城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擒神

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鷄不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竝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昭無子從兄思以第二子孝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

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爲
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
凶暴横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鬬爲事文宣
並收掩付獄天恩黨十餘人皆弃市長弼鞭一
百尋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
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
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寛和頗有武幹天

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子元
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脩行釋典文宣許
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啓
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
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幸晉
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
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爾為皇太弟
及踐祚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為皇太
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厙

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瑜僞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内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鍾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打鍾言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王先咨元海并問

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豈我推誠之意耶元海之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即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曙武成遽出曰神下如何荅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靜

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因逼之荅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勑執豐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

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卽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所譖被捶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不爲可使出爲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鄴

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内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謀及爲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思宗弟思好

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鴉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

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
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
迎之甚謹光弁倨敖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
遂舉兵反與幷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
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
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剥削生靈刼
掠朝市闇於聽受専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
子之禮二弟殘戮頗絶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
馬於東門光弁擎鷹於西市駿龍得儀同之號

逍遥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鄰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相王尚之爲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

聞變使唐邑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前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示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剥焚之烹尚之於鄴市令內參射其妃於宮內仍火

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故奏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鸞不爲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爲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喪以穆同營葬贈司

徒謚曰文宣初微常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
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
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
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
貌不美而甚嬌妬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
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
氏竝爲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爲兼侍郎稍
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
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

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揔知禁衛初
濟南自晉陽之鄴楊愔宣勑留從駕五千兵於
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彦乃知之由是陰
怨楊燕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彦歸彦詐
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
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
休寧列拒而不内歸彦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柏
閤永巷亦如之孝昭踐祚以此彌見優重每入
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齊制

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即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既地居將相志意盈滿發言陵侮旁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上亦尋其前翻覆之跡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謂元海曰至尊以右

丞相登位今為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乾和繕寫書日仍勑門司不聽輒入内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勑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勑武職督將悉送至青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事望車駕如晉陽乘虛入鄴為其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

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便嬰
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
別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
等疑歸彥有異使運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
收禁仲鸞等五人仍並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
歸彥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
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
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
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其後城

破軍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鏁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頷小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耶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詛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

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為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

五人皆弃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二
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器物特以二石角與
歸彦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及事長廣得及時
將此角嚇漢歸彦額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嘗
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
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彦兄歸義之子也性寛和
有度量九歳歸彦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
子同遊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

司空六年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
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豫州
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
兵信都終於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文
宣子懿卒於武平鎮將無子文宣帝以靈山從
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爲靈山後伏護字
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
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嗜酒毋多醉失末路逾

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

贈兖州刺史建國侯孫又襲又少謹武平末給

事黄門侍郎隋開皇中爲太府少卿坐事卒

列傳第六　　北齊書十四

此卷與北史同